

# 中國人如何讀聖經

房志榮著



聖經是一部流傳最廣，應用最多的書。正因此，幾千年以來，各時代、各地區的人對聖經的讀法及講解，都有出入。撇下猶太人對聖經的看法、及宗教改革運動給聖經帶來的衝激不說，即使今日，以聖經為信仰基礎的天主教及各基督教會，對聖經也有不同的讀法。聖經傳到中國為時不久。若以全部聖經的中譯與出版來說，和合本（基督教）於一九一九年開始發行（註一），思高新舊約合訂本（天主教）的出版是一九六八年的事。雖然如此，今日台灣海峽兩岸都日益重視聖經，而世界各地的中國基督徒之間，讀經運動更是風起雲湧。因此談談中國人如何讀聖經，雖然對過去不會有詳盡的檢討可做，但對未來却不無某種導航作用。尚望信聖經為天書的讀者不吝指教。

## 一、聖經的確有不同的讀法

只限於天主教及各基督教派的讀經來說，他們之間就有三種造成不同讀法的基本原因。一是釋經者的歷史背景不同；二是一些意義深遠的神學問題影響讀法；三是釋經過程本身會產生一些差異。

釋經者的歷史背景影響他的讀經，可由晚近解放神學家的使用聖經及對聖經的解釋得到證明。環繞解放神學家的貧富懸殊的社會，及他們與貧窮者的認同，使他們在路加福音的耶穌宣講綱要中（註二）看到福音的主要訊息，並在舊約聖經裏辨認出衛護窮人權利的天主（註三）。另一個例子是不同的教會學使人對聖經予以不同的應用，普通是只見其利，不見其弊。官方的天主教注重聖

統的結構及次序，福音教會強調多元多變的地方團體，信義宗肯定福音對任何有形教會結構的挑戰（註四）。

其次是神學問題造成聖經的不同讀法。各方對啓示、默感、聖經的權威及無誤看法不同，對聖經的讀法和解釋當然就不同。此外，正典聖經各書內也有不同的神學，該用什麼標準來一評高低呢？信義宗隨着路得的意見以羅馬書、迦拉大書、若望福音及伯鐸前書為「正典中的正典」，用以判斷聖經其他各書的正確性和價值。天主教對全部正典聖經一視同仁，而以生活的教會及其訓導為聖經的官方釋經者。各福音教派以全部聖經為上帝的聖言，因此認為其中的矛盾及張力只是表面的（註五）。

最後，釋經的過程本身也會產生讀法和懂法上的差異。要把一段聖經用於今日的教會，什麼是聖經的核心訊息，什麼是文化因素？說聖經是「福音」，是「上帝的話」，或「天主的啓示」，都沒有解答這個問題，也沒有提供如何分辨的標準。世界各處都有人讀聖經，貧窮人、富貴人、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甚至第二世界的基督徒，都在聖經中找各種問題的答案，這許多不同的釋經過程會產生多少和怎樣的差異呢？在這個女性覺醒的時代，佔人類一半的女性也開始向聖經的男性權威及父權統制的社會觀挑戰。天主沒有種族歧視，沒有階級歧視，也沒有性別歧視。教會內及神學界的權威不該是主宰式的，而該是分享、服務。一向受壓迫的女性一旦果然發揮她們的讀經法，必能促進天國內的平等（註六）。

## 二、異中有同，大同小異

雖然讀法有所不同，但所讀的仍是同樣

一部聖經。這方面聖經的各種譯文，無論是天主教或基督教所出版的，都十分忠信可靠。聖經的原文與譯文外，用來研讀聖經的各種學術工具也是相同的。那不外乎是考古學、古文字學、及各種批判審定的方法。

文學（文字）批判研究一段聖經文字用那些字句、圖像、象徵；有那些人物出現，他們彼此間的關係又是如何；文中思路如何進行，採用什麼文學形式，這形式如何表達內容等。源流、類型、編輯等批判研究聖經章句是否用過某一已存文件，並如何運用，該段聖經屬那種文學類型（詩歌、散文、訴訟、哀禱……），該類型與團體有何關聯；一段聖經文字的作者或編輯者有何特殊的觀點或重點，他的生活狀況及神學展望如何。

歷史批判研究聖經每部書的歷史性，這從考古學、世界史及文化史，以及各書的內證外證都能達到相當程度的確定性。但十九世紀及本世紀初的歷史主義和理性主義使今日學者有所警惕：所謂完全客觀的歷史是不存在的，任何人寫的歷史，必經過作者的挑選、詮釋，然後才加以撰寫。聖經也是如此：敘事的選擇，給予所述事實的意義，以及作者所作的保證和見證，共同構成一段聖經文字的意義和訊息，絕不是所謂的純粹歷史事實所能概括的。當然歷史批判的功用仍然十分重要：以嚴格的研究，說明聖經所敘述的歷史事實基本上是可靠的，因此也是可信的。

至於理性主義，甚至某些哲學家的要求，認為一切須經過理性，不懂就不信，也會造成讀聖經的障礙，並不是因為聖經是反理性，或不理性的，而是因為在某些人生的重大問題上，聖經不能不超越理性。就如生命的終極意義，宇宙的去向、天人的關係等問

題，都非人的理性所能完全了解，而聖經對這些問題却有相當可靠的交代。此外，人也不僅是理性動物，人還有其他多種寶貴的官能，都可用在讀經上，這也是今日讀經運動中所強調的。

總之，今日世界各地的研讀聖經都指向兩個目標。首先是要在原來的歷史脈絡裏，找出經句的原始意義，即當初的作者或編者所要傳達的訊息。因了時代的久遠，及空間的距離，這一步工夫雖不容易，但確實非做不可。上文所說的那些現代工具，即各式各樣的批判方法，能把這一工夫做好。另一個目標是向每一段經句追問：它為我們這個時代，這個空間有何意義？有何訊息？為達到這一目標，近幾十年來也發展了一些有效的方法或門路。除了個人讀經及刻板的禮儀讀經外，還注重團體讀經，心得分享，貧窮體驗，向大公運動開放等等。這方面新釋經學給傳統的各種批判方法帶來很好的補充。

以上非常簡略的介紹只是要指明，這些研讀聖經的方法或工具，是學術性的也好，是平民化的也好，都是有普遍價值的。原來真正的學術必有其普遍性，而所謂的平民或人民都有普遍的人性，這人性是不變的。二者都得用於不變的聖經，因此可以說：異中有同，大同小異。

### 三、中國人如何讀聖經

看過讀經上一般性的異同後，現在可以談談中國人如何讀聖經。這裏不是教授技巧或方法——技巧和靠紙上談兵是學不會的，而是指出聖經對中國人來說是怎樣的一部書，中國人的思想與情懷如何影響他的讀經，讀聖經給中國人能帶來什麼後果。

兩個「書的民族」由會面到握手言歡：

希伯來人因了他們的一部傳家之寶——聖經，在古代被稱為「書的民族」。中華民族是一個「書的民族」，自不待言。聖經與中國經典各走自己的路，走了數千年，如今終於會面了。不僅會面，還彼此握手言歡，就是說，雙方經典互相比照，而相得益彰。王羲之的蘭亭集詩（註七）正像詠八或詠十九那樣，是創世紀第一章的「答唱詠」。智慧篇一15說「正義是不死不滅的」，這正是左傳所說的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孟子公孫丑上說，人如果能發揚仁義禮智四善端，則「若火之始燃，泉之始達」，這恰巧是三百多年後耶穌所用的比喻：「我來是為把火投在地上，我是多麼切望它已經燃燒起來！」（路十二49）。「主說：誰渴了，到我這裏來喝罷；凡信從我的，從他的心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若七37，38）。這是一些簡明的例子，熟讀雙方經典的人會發掘其他的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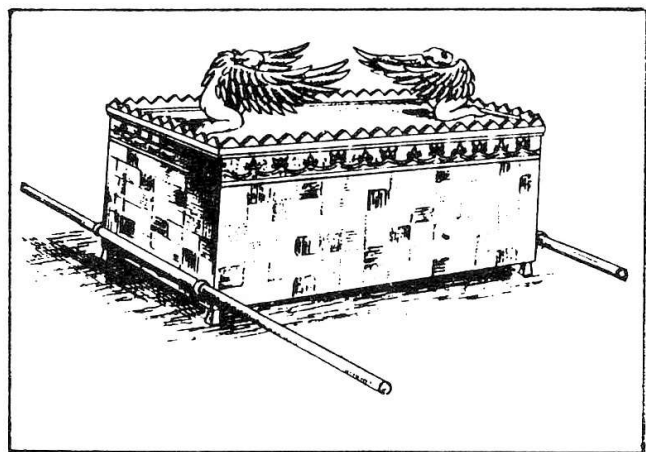
中國經典都是文以載道的，聖經非但如此，並且把這道說的非常具體，非常有目的性。聖經所指向的終極目標，為中國文化和歷史是一個十分恰當的補充。換句話說，一般所謂循環式的中國史觀——春夏秋冬、周而復始、治久必亂、亂久必治——可由聖經直綫式的史觀予以補充：大自然及人的世界固然有不少周而復始及歷史重演的現象，但整個宇宙和人類是朝着一個青春永駐及長治久安的終局邁進。聖經文字所載的道不但與中國道統融合無間，並且是通向完整的真理及永恒生命的道。

中國人的思想情懷面對聖經：我國有「如保赤子」及「赤子之心」的說法，這是中華民族性的一大特徵。我們有理由堅守民主陣營，提倡民主，實行民主。但傳統中藉「

赤子之心」、「如保赤子」所表達的孝道與親情仍有其不可磨滅的價值。用孝道與親情來讀聖經，我們更易體味耶穌對天父的那種孺慕之忱，及其委順父旨的決心。

中國老百姓的另一美德是節儉。節儉這兩個字在消耗主義的社會裏是聽不到，也聽不懂的。聖經似乎也只鼓勵人「充滿大地，治理大地」，不把消費問題當做教導的主題。但科技發展到今天，大自然已飽受威脅。中國人民由貧窮中學來的美德：痛惡「暴殄天物」（註八），也有很好的聖經根據：上主天主要人「耕種樂園，看守樂園」（創二15）。

中華民族有幾千年的歷史，我們以文化古國自豪，人家因我們人數眾多，看中國人有幾分神秘感而感興趣。其實也可大胆承認，中華民族是一個受苦最多、憂患意識最深的民族。當我們讀到「他們在我背上留下了深深的傷痕，像農夫挖了一條又深又長的犁溝」（詠一二九3）一類的字句時，不免慨嘆，這正是我民族的畫像。不過這也是上主僕人的畫像，這僕人已得救了，「但是上主公義，他從奴役中把我釋放出來」（詠一二九4）。中國人讀聖經時將體會到，只有這公義的上主是他和他的民族的救星。



讀聖經的後果：聖經本是一部社會意識非常濃厚的書。當初天主所救的是一個民族，與之訂約，為之立法的也是一個民族。最後聖子降世為人，所訂的新約是為整個人類，所有的人都是這個新約的天主子民。身兼造主和救主的天主何嘗為了個人而造人，何嘗只救個人，而不是以社會人及人的社會為造世救世的對象？

可惜人的自我中心及自私自大傾向十分強烈，在有意無意中把聖經的利他訊息及訓誨扭曲了，而不知不覺把聖經變成了一道護身符，或一份福利獎狀。聖經的主角耶穌基督絕不如此，而是為人吃苦，為人犧牲，為人捨生而死，但第三天從死者中復活。這是耶穌真實作到的，也是他三番五次在生前、在復活後所交代、所不斷強調的。今後中國人讀聖經，必須多向耶穌學習，做社會人，做為他人而生活的人。

聖經非常着重人的社會幅度，但也從不抹殺人的個人位格及尊嚴。人生在世，不能離群而獨居，未來的新天新地裏人也會與天父、與基督長兄、與聖母及天使聖人樂叙天倫。但人的來世，及人的去世，總是獨來獨往，沒有人可以陪伴。即使在社會中，個人的尊嚴和神聖仍是不可或缺的團體生活基礎。否則人的集團成了一組機器，或一群動物，那是人的社會？在中華民族掙扎於極端的社會主義與漫無控制的資本主義之間的這個時代裏，聖經是一副清涼劑，也是一副解毒劑。

最後，隱約於中國人心中的大同世界的理想，及天人合一的渴慕，不消多說，在聖經裏不但能遇到清晰的回響，且有活生生的人物和事實，一幕一幕地在讀者眼前展現出來。這千千萬萬以至億兆的人，都曾在今生

促進世界大同，如今在末世或天鄉與基督在一起。天鄉是什麼？天鄉在今生開始，在末世完成，一如聖經的最後一部書所說的，「天主的家在人間了！他要和人住在一起，而他們要作他的子民。天主要親自跟他們同在，要作他們的天主。他要擦乾他們每一滴眼淚：不再有死亡，也沒有悲傷、哭泣、或痛苦。以往的事都已經過去了」（默示錄廿一3，4）。

## 結語

「中國人如何讀聖經」這樣一個題目能有不同的答案。另一位中國聖經學者會寫出很不同的文章。筆者提出三點略予發揮：先說異，再說同，最後說中國人讀經能有的一些特點。異一方面，連在基督徒中間也因歷史背景、神學立場、及讀經過程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讀法。但同的地方還是不少，首先是同樣的一部聖經，然後是各種批判工具及鑑定方法都有普遍的學術價值。注意到這些讀經的異同後，才能談中國人的讀經。基本上，中國人應該進入世界潮流，用那些普遍有效的方法來讀經。但因受歷史文化及社會變遷的影響，中國人確有一些自己的特色出現在讀經上：愛書與信書，文以載道，赤子情懷，節儉美德，憂患意識，大同思想，天人合一的想望。聖經或天啓為中國人該是一部百讀不厭的書。

## 附註

(一) 一九〇二年，基督教傳教士施約

瑟曾有淺文理譯本。十九世紀太平天國以後，有文理聖經行世，但不普及。

(二) 見路四18—20。瑪竇福音的宣講綱要是真福八端，馬谷福音的宣講綱要在谷一15。

(三) 見拙作「聖經的社會觀：以窮人為優先」，神學論集(66)，一九八六年春，特別是頁514—516：窮人的權利。

(四) 見KENNETH HAYEN, DANIEL J. HARRINGTON, S. J. ETC. THE BIBLE IN THE CHURCHES, HOW DIFFERENT CHRISTIANS INTERPRET THE SCRIPTURES. PAULIST PRESS, 1985, P. 147.

(五) 全上頁147。

(六) 見LETTY M. RUSSEL (EDITOR), FEMINIST INTERPRETATION OF THE BIBLE. THE WESTMINSTER PRESS, PHILADELPHIA, 1985.

(七) 免得讀者須找古詩源，今將蘭亭集詩抄在這裏：仰觀碧天際，俯瞰滌水濱；寥閱無涯觀，寓目理自陳。大矣造化工，萬殊莫不均；群籟雖參差，適我無非新。

(八) 見辭海暴字條：「暴殄天物」：暴絕天物，謂逆天也。禮王制：「田不以禮曰暴天物」。今亦謂耗費物品，無所愛惜曰暴殄。